

許世英與國會

許正直

本誌第二十五卷第一期——六十八年元月號——載有朱沛蓮先生所撰「民初轟動全國之許世英彈劾案」一文，對許氏民初任福建巡按使期間被彈劾的案情，敘述甚詳，立論平允，筆者是許氏同宗晚輩，結識他逾三十年，曾聽他親述平生事跡頗多，深感他的出處進退，光明磊落，足為範式。茲述民國十三年間，許氏代表北洋政府執政段祺瑞南下廣州，恭迎 國父北上，籌開善後會議的經過，以見其篤信三民主義，忠誠謀國的風格。

三民主義黨外信徒

許氏在北洋政府時代，歷任司法、財政、交通各部總長及國務總理等要職，且是北洋領袖人物段祺瑞的知交密友，在政治上有高度的影響力。在國民政府時代，歷任駐日大使、賑濟委員會委員長、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等要職，政府遷台以後任總統府資政，地位崇隆，受人景仰。人稱許氏為「政壇上的不倒翁」，確非過譽。試想許氏何以在絕對不典型的兩個政府時代，都有其崇高的政治聲望呢？這就是因為許氏一生從政，不是為他個人爭取權勢，貪圖名利；而是抱有公忠體國的政治理想，永遠朝着這個理想前進，不畏艱難險阻，所以才能成就卓越，事蹟輝煌。

許氏篤信三民主義，他的政治理想就是實行三民主義建設。也許有人認為許氏並不是中國國民黨黨員，怎能說他信仰三民主義呢？其實不然。一個人是否信仰三民主義，並不能以其是否為

國民黨員而論定。因為忠實的國民黨員當然是三民主義的信徒，但是不忠實的國民黨員則是三民主義的叛徒。例如汪兆銘是國民黨的資深黨員，毛澤東是曾經加入過國民黨的跨黨份子，前者甘心當漢奸，後者禍國殃民，不都是三民主義的叛徒麼！再說，三民主義不是中國國民黨一黨的主義，是「以建民國，以進大同」的革命主義，不僅是我中國全民所當奉行的主義，也是全世界愛好自由平等、主張民主人權、企求和平幸福的人羣必然信仰的主義。許氏確實不是中國國民黨黨員，但他是篤信三民主義的社會賢達，是一位嚮往實行三民主義建設的政治家；從他當年努力奔走國是會議的經過，就可以證明他的這種崇高而遠大的政治理想。

親述當年一番閱歷

國父於民國十三年北上會晤段祺瑞，當時所謂「孫段合作」的這一段經過，在我國現代史上是非常重要的。段氏是北洋政府的執政，國父是革命政府的元首，南北對峙，水火不容，而終能進行合作，籌開國會，共商國家大計，便是許氏居中協調促成的重大貢獻。許氏家中存有一張他赴粵恭迎 國父北上時，與 國父暨革命政府黨政軍首要數十人在廣州合攝的照片；這是他當年奔走國是會議，以一個非國民黨員的身份，參加國民黨領導幹部會議，深受禮遇的紀念照片，具有非常重要的歷史價值。我看過了這

張照片之後，便向他詢問國會會議的情形，承他在前後三四天之內，斷斷續續的述說了一些經過，其中不乏未為外人所知的內幕新聞。我現在回憶他的談話，分別整理為以下的幾段，當然只是些大要，難免掛一漏萬。不過在經過了半個多世紀以後的今天，根據當事人親述的一鱗半爪，來看當年的一段政治風雲，也許可以鼓舞茶餘酒後談古說今的雅興吧！初無意以這篇報導，作為歷史的考證或評述也。

對北洋三傑的品評

許氏說：「人稱袁世凱部下有龍虎狗三大將，龍是王士珍，虎是段祺瑞，狗是馮國璋。王段馮三人是袁的得力幹部，號稱北洋三傑，袁世凱就是憑藉他們的擁戴支持，才能爭雄霸道，乃是不爭的事實。但把他們三人比作龍虎狗，似乎有些對，但並不全對，是值得商榷的。王士珍頗有心機，可以算得是足智多謀，但沒有担当大責重任的抱負，而且習於獨善其身，凡事遇難則退，所以雖居顯要，終無大用。例如袁世凱稱帝，他是並不贊成的，但既不擁護也不反對，任由袁去與風作浪；十足表現了他並沒有英勇果敢的胆識，不過是一個投機取巧的政客與軍閥而已。如果說他是龍，我想只是一條不會呼風喚雨的懶龍。馮國璋在三人之中的才識最為淺薄，毫無政治素養，其軍事才華也並非高人一等。他雖然面帶憨厚，但私欲特重，習性貪墨，一心嚮往名利權勢

，罔顧是非曲直。例如袁世凱稱帝，他不僅不敢反對，而且唯命是從，甚至於有攀龍附鳳的野心，真是愚昧而且荒謬。所以雖曾竊據大位（曾任總統）並被擁為直系軍閥首領，但庸碌一生無可



許世英九十大慶時先總統蔣公（中）李石曾（右）張知本（右二）趙恆惕（右三）于右任（左）蒞臨致賀時留影。

足取。如果說他是狗，我想乃是一條貪得無厭的餓狗。惟獨段祺瑞的軍事學識豐富，有獨特突出的造詣，是袁世凱小站練兵的主要智囊，也是創立北洋軍系的主角。他志大氣盛，能任艱鉅，而且擅長政治權術，所以在袁世凱一系的北洋政府中久任陸軍總長，主持軍政，是北洋軍系中的實際負責人。他為人處事，有銳氣更有硬氣，不畏強暴不尚偏邪。例如袁世凱稱帝，他堅決反對，公開辯諫，他曾聲言：『永遠是袁大總統的忠實幹部，但決不做洪憲皇帝的黨羽』；義正詞嚴，剛毅不阿，袁世凱也奈何他不得。但是可惜他心高氣傲，過於剛愎自用，漠視天下人，樹敵多而獲助少；尤其沒有中心的政治思想，不了解安邦建國的大道宏規，一心想以武力征服天下，終於難逃失敗的命運。如果說他是虎，我想他很像一條猛虎，但却是一條羽毛並未豐滿，不能威震山林的困虎而已。」

以上所述許氏的這一段談話，是他對於所謂北洋三傑——王士珍、段祺瑞、馮國璋——每個人優劣長短的評述，其中或許難免有他的主觀意見，但仔細體會他的說法，我認為他的立論公允，見解正確，不失為一段可資參考的人物品評論。當年的國是會議是段祺瑞邀請國父北上協商，策劃召開的重要會議；許氏先談北洋三傑當然是特別介紹段祺瑞為人處事的作風，藉以說明當年的政治環境與政治思潮，這是探本求源的说法，確屬有此必要。以下我將分段記錄許氏所述奔走國是會議的經過，其曲折情形，可以作為許氏信仰三民主義之誠篤，崇敬國父與擁護國民黨主

張之堅定的佐證。（編者按：段祺瑞改開善後會議，不尊重國父主張，當非許世英所能為力。）

極力促勸孫段合作

許世英說：「段祺瑞雖是剛愎自用，但也並非無自知之明，而且也不是絕對不納忠言，雖然他並沒有博採衆議從善如流的熱忱雅量。段氏久任陸軍總長，並曾數次組閣擔任國務總理，是北洋政府中最有權勢的實力人物，他曾分別擊敗過政敵徐世昌、黎元洪、馮國璋等人，真是權傾一時，威勢逼人。等到他取得了相當於總統職位的「執政」之後，他的政治聲望已經達到了登峯造極的境界，確實有發憤努力治好國家的雄心與誠意。只是他仍嫌缺乏治國安邦的文韜武略，往往力不從心，許多政治作為不能盡如理想。尤其是北洋政府內部反段的勢力，日形嚴重，使段氏倍受困擾，甚至於引起情緒上的不安定。在段氏擔任總長、總理的階段，差不多都是一帆風順，威風八面；但是當他擔任執政，成為了北洋政府最高領導人以後，反而困難滋多，有走下坡的趨勢。我和他不僅在公務上是同事，在私交上更是知友，我們坦誠相處，無話不談。因此我建議他應該與領導革命政府的孫中山先生合作，召開國是會議，共商大計，用孫先生提倡的三民主義治國。我說明自己並不是中國國民黨黨員，也不準備加入國民黨，但是我信仰三民主義，我認為只有實行三民主義建設，國家才有前途，人民才有幸福。我說他是居大位的當國者，果真能與孫先生精誠合作，共謀國是，必能達成福國利民的宏願大志。依他的剛愎個性判斷，我不敢說他

會欣然接受這種建議。沒有想到他毫不猶疑的誠懇表示，他非常崇敬 孫先生，也相信三民主義可以治國救國，他願意與 孫先生合作，召開國



今總統將經國先生早年向許世英先生致候時留影。

是會議。我很高興與我是英雄所見相同，由此可以證明他並非沒有遠大的政治理想，而且確實很有虛心求教的政治家風度。」

段的顧慮終被說服

許氏說：「段祺瑞雖然有意與 孫先生合作，但是並非毫無顧忌。第一，他的權力欲望很重，一心要做政府中的最高領導人，不肯甘居人下坐第二把交椅，他怕 孫先生會跟他爭權位。第二，他並不深切了解三民主義，他懷疑當時國民黨的容共政策，會採用共產主義，他是堅決反對『赤化』的。我很明白他的心機，便多方予以解釋。我告訴他 孫先生是一位救國救民的革命家，中華民國是 孫先生創造的而且也當選了總統，但是功成身退，却讓袁世凱坐享其成的接替了總統大位；這說明了 孫先生是一心以天下興亡為己任，置個人名位權力於度外的政治家。 孫先生如果要爭奪權位，他就不會接受共商國事的邀請，而會繼續領導革命政府與北洋政府相抗衡。 孫先生如果接受邀請北上會商，他就會以國事為重，不計名位之爭。段氏本來崇敬 孫先生的，他很同意我的見解，也就解除了心理上的一個大結。我又告訴他國民黨之所以容共，其目的在消化共產黨份子，使其參加國民革命，並不是採用共產主義。因為國民黨奉行的是三民主義——民族主義主張國際地位平等，提倡民族國家的獨立自主；而共產黨是沒有民族思想

的，更沒有國家觀念，他們只是第三國際的一羣附庸尾巴而已。民權主義主張政治地位平等；提倡人民有權政府有能；而共產黨是反民權思想的，是剝奪人權、防礙自由平等的專制獨裁集團。民生主義主張經濟地位平等，提倡階級調和民生樂利；而共產黨是違背民生思想的，他們崇信唯物史觀，鼓動階級鬥爭，造成社會混亂。所以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本質上大異其趣，可說是南轅北轍，水火不容的。我對於兩種主義的解釋，雖然並不精闢，但對於段氏却很有說服力，他承認我的分析非常正確，堅定了接受三民主義的信念，可見他有擇善固執的精神。」

段有魄力南北合作

許氏說：「段祺瑞對於處理任何問題，都能經過深思熟慮之後，採取堅決的主張與行動，勇往直前，百折不撓，這是他的一大長處。最後，他果然下定決心與 孫先生合作，並派我南下廣州去恭迎 孫先生北上協商，籌開國是會議。他給予我兩點重要提示。第一，他願意與 孫先生精誠合作，實行三民主義治國建國。第二，他本來應該到廣州去向 孫先生移樽就教，但是北洋政府的政情非常不穩，他一旦南下，政局可能立刻發生變化，所以他必須坐鎮北京。但是 孫先生領導的南方革命政府基礎堅實，政情安定， 孫先生北上必無後顧之憂。他希望 孫先生諒解這項實際情形。他的這兩項提示要而不繁，前者表明了他仰慕 孫先生的誠意，決心實行三民主義，這是他在政治思想上的一大突變。後者說明了他毫不隱瞞北洋政府的弱點，也深切了解革命

政府力量的強盛，他有知己知彼的長處，也有坦誠相告不肯自欺欺人的勇氣，不失為值得稱道的政治家風範。」

以上所述許氏的三段談話，很明白的顯示出當年的北洋政府，在段祺瑞的主持下日漸式微；而國父領導的革命政府却日益壯大。段祺瑞果真爲了救國救民，當然應該接受革命的洗禮；就是爲了保全他的政治生命，也必然要向革命勢力求援。許氏看準了這個千載難逢的大好時機，便建議段氏與國父合作，共商國是，而以實行三民主義爲基準，真是一手絕妙好棋。段氏總算是一個識時務的俊傑，欣然接受建議，進行合作協商，可說是充分發揮了他的政治長才。

南下恭迎 國父北上

許氏說：「我奉命到廣州晉謁孫中山先生，陳述段氏請求合作謀國的誠意，恭迎孫先生北上，當然也坦白的報告了段氏所顧慮的兩個問題。孫先生的答復光明磊落，感人至深。」

孫先生說：我一生奔走革命的目的，在爲國家爭獨立自主，爲人民爭平等自由，從來沒有爲自己的名位權力打算。我認爲一個人在政治上的地位，是一種義務與責任，不是權力與虛榮；政治地位要以爲人民服務的成績而自然獲得，不容鉤心鬥角，巧取豪奪。從前我可以讓袁世凱接替我的總統職位，今後我沒有必要與段君爭奪政府的領袖身份；只要段君忠實實行三民主義，我願以政黨領袖身份，全力支持他。孫先生又說：我提倡的是三民主義，國民黨奉行的也是三民主義不是共產主義，兩者的本質截然不同。國民黨今天不但

容共而且還聯蘇，這只是擴大革命力量的政策，不是以三民主義的名義而採用共產主義。我和蘇俄的代表曾經發表聯合宣言，我堅持中華民國只能實行三民主義，蘇俄代表則承認共產主義是不能適用於中國的。這個立場非常明顯堅定，不容置疑。國父更說：爲了全國統一，實行三民主義，南北政府兩方領袖和社會人士，應當精誠合作，召開國是會議，共商大計；段君不能南下，我可以北上，這不是誰向誰請教的問題，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，是我們大家協力同心盡國民本分所應有的行動。國父的昭示，偉大而深切，我以接識到了這位人格高尚抱負遠大的革命政治家爲榮，從而對於中華民國復興繁榮的光明遠景，寄予無限的希望與誠摯的禱頌。」

許氏說：「誰料到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；孫先生北上抵達天津以後，竟然一病不起，與世長辭，一代偉人的壯志未酬身先死，真是千古遺憾。而悠關國家盛衰的國是會議，竟變成段祺瑞所召集的善後會議。僅是議而未行，有始無終，成爲了我國現代史上無可補償的一頁陳跡而已。如果天假以年，國父與段氏合作無間，實行三民主義，則國泰民安的富強康樂早告完成，一部現代史必然就要改寫了。由此，我在惋惜當年國是會議未能實現之餘，更深切相信『人存政舉，人亡政息』的影響於國計民生者，實是在至深而且鉅了。」

國是會議中道挫折

許氏所精心擊劃、協調促成的國是會議，以喜劇開始而以悲劇終結，我記述完了許氏以上的幾段談話，不禁感慨萬千。

編輯報告

(一)

編者

△旅加學人魏凌雲教授，廿多年前，爲國內傑出之電信工程師，近十年來應聘在國外講學，以神經物理理論，著稱于世，年來，致力於針灸與科學，中醫與西醫之溝通，蜚聲國際，承魏教授在百忙中爲本誌撰寫「甘肅治瘡法」的眞知灼見，引用中醫原則，「固本培源」，發人深省，醫有中西，理無中西，魏教授大作於談治瘡祕訣之中，寓有深長意義，值得一讀再讀。

△民國三十八年國軍進入越南，當是中南

半島近代歷史上的一件大事，在此越南陷共，中南半島風雲日亟之際，我們重溫三十年前我國國軍的一頁壯烈史實，確有無窮的感慨。歐陽明先生的「萬里烽烟入越南」，就是這樣一篇可讀性頗高的好文章。

△劉本欽先生「蘭州四年」，李郁塘先生「史達林侵新三部曲」，張錦富先生「徐永昌勳名有自」，劉昌博先生「政大選校記」續稿，吳秀英女士「奇女子陳逸雲」等篇，已排校完竣，將於下期刊出，敬請讀者期待。